

巫术与巫文化



王继英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巫 术 与 巫 文 化

王继英 著

贵 州 民 族 出 版 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 周国茂

封面设计: 吕凤梧

巫 术 与 巫 文 化

王继英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实验小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6.5印张 13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册

ISBN7—5412—0397—1/G·70

定价: 3.50元

序

潘定智

由于工作关系，王继英同志写完了《巫术与文化》一书书稿后要我看一看，写个序。我反复读了两遍，先睹为快，受益不浅。我想，书出版以后，对这问题感兴趣的学者读者能读一读，相信会有所收益。

一看书名，我就想起前些年我和继英等同志一道研究巫文化的事来。贵州民族学院同行于1984年成立了“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社”，创办了刊物《苗岭风谣》。开始，我们以研究神话和民俗为主，1988年以后重点研究巫文化和傩文化，1989年5月召开了“巫文化学术讨论会”，贵阳地区许多学者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会上讨论很热烈。继英同志也作了《关于神话与巫术宗教的思考》的发言。与会学者认为，研究这一课题很有必要。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会议论文集集中刊于《苗岭风谣》第六期“巫文化专号”上，在全国反响较好。在这同时，也有人问，你们为什么研究起巫鬼来？这的确是个重大问题。我和继英同志都是搞民族民间文学的，当我们将一学科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时候，深感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以及巫术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要使民间文学研究深入一步，必须把它放在整个文化大背景中进行。于是，我们的研究领域便从文学到民俗，从神话到巫术宗教

以至整个民间文化。巫术是一块安置在古代人类生活的无限深厚的地基上的一块基石，在这基石上构建了古代文化大厦。在原始民族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社会 and 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有巫术参与；各种原始文化，如神话、歌谣、宗教、音乐、舞蹈、医药、人生礼仪等，都与巫术紧密结合。巫术对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文学艺术起源的种种理论中，“巫术起源论”最为得势。楚巫文化对楚辞的巨大影响早为人所共知。在傩文化研究中，巫术乃一重大课题。进入文明社会后，巫术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深刻的影响，民俗事项中的巫术仍很普遍。现在，婚丧礼仪和日常生活中还保留许多巫术成份。人们对这些礼仪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人只是用它来表达一种心理愿望而已，但有的人却以巫术心理来乞盼礼仪（如说些吉利话，放置一些器物）能产生巫术效果。有的人不惜重金购买有“6”和“8”的牌号，希望能产生巫术效果，达到发财致富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巫术文化，就不了解原始文化，就不了解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化的种种传承的深刻丰富的内蕴。因此，继英同志抓住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写成专著，是很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本书是继英同志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它融知识性和学术性于一炉，做到雅俗共赏。古今中外关于巫术与宗教的论著很多，本书作者能博采各家之长，且有自己的见解。有许多基本理论是大家公认的，作者能从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材料进一步阐述，仍有参考价值；有的理论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对这样的问题，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言之成理，也能启人思考。学术上的争论，有的

问题今天作不了结论，以后也很难作结论，但讨论仍有必要。人们就是在讨论和争鸣中去逐步接近真理的。

继英同志与我共事多年，相互间比较了解。她的治学精神和科研道路与贵州许多同行有共同之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民间文学论坛》，在1990年3期上发了“贵州专号”，最后的“编后语”写道：“近些年来，贵州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从实际调查、采风入手，以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依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这是中旨的，符合实际的；这也是对贵州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理论界的鼓励。贵州同行一直是很重视调查研究 and 收集资料的，“文革”前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资料的搜集编印，居全国之冠。当时研究工作只开始起步，比其他省区差距较大。但有了丰富资料，这就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文革”后，在继续加强调查“采风”、搜集资料外，加强了理论研究，近些年来出了不少理论研究成果（论文和专著），受到全国有关专家好评。他们认为贵州许多同志的理论研究，基础扎实，资料翔实，不像有的人不作调查，只在书斋里搞“科研”，也不像有些人只靠华丽词藻和新名词新术语（有些词语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来哗众取宠（如去掉这些新词语就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继英同志生在侗乡、长在侗乡，熟悉侗乡风情；在大学读书时，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下乡“采风”，学习基础理论，参加《布依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后，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多次下乡调查、“采风”。有了第一手资料后，又从书本中搜集国内的许多有关资料，这就为写

好本书打下基础，也为他的整个教学和科研打好基础。路走对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沿着选定的道路继续前进，去夺取更大的成就。

1993年8月于贵州民院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巫术	(4)
第一节 巫、巫术、巫文化	(4)
第二节 巫术的发生	(8)
第三节 巫术的发展	(15)
第四节 巫术与相术	(31)
第二章 巫术的运用领域	(47)
第一节 生产中的巫术	(48)
第二节 生活中的巫术	(54)
第三节 社会斗争中的巫术	(83)
第三章 巫术与宗教	(88)
第一节 宗教的产生	(89)
第二节 宗教的形成	(102)
第四章 巫术与神话	(115)
第一节 神话中神的原型	(115)
第二节 神话的特点	(135)
第五章 巫术与艺术	(144)
第一节 巫术与美术	(144)
第二节 巫术与舞蹈	(151)
第三节 巫术与音乐	(157)

第四节 巫术与戏剧	(164)
第五节 艺术起源小议	(173)
第六章 巫术与科学	(178)
结语	(192)
后记	(198)

导 言

在当今宏伟壮观的文化大厦之下，有一块眼看就要被历史尘土掩埋的文化基石。从表面看去，这块基石色彩是如此之暗淡，以致再也没有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但是人们哪里知道，它可是一块不同寻常的文化基石啊！

这块基石叫巫术。它产生于人类的远古时代，是古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在人类与自然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出现的。那时候，人类自己尚不能生产食物，一切食物均靠在自然界里攫取。由于人们获取食物的难度大，其食物经常难以保障供给。为了使人们不致于在食物时常短缺的情况下丧失信心，远古人类创造了这种巫术。在这种巫术身上，既有人类经验的总结，也有天真幼稚的推理。但是他肯定了人的力量，鼓舞了人的斗争精神，使古代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是古代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精神保障。

在人类古代，巫术在人类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那时候，人类无论从事哪方面的文化活动，都要把巫术与该文化活动联系起来。致使古代人类文化中，到处都充满了神秘的巫术色彩。巫术作为人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在它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广泛联系中，对其它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人类最早推动其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就以巫术

与人类生产的联系来说吧，人类生产是巫术最早与之发生联系的文化活动之一。在这种联系中，人们主要是把巫术视为精神法宝，每当人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或者是对生产结果没有把握时，人们都要用这个精神法宝去作为其精神保障。有了这个精神保障，人们就不再担心失望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而是满怀希望去开展其生产活动。例如人们在行猎之前，举行了巫术仪式之后，人们就相信此次行猎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结果，于是人们在行猎中总是满怀希望去开展其狩猎活动。巫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促进了人类生产的发展。除此之外，其它还有像巫术与人类生活的联系，巫术与人类斗争的联系等，也基本上都是如此。

巫术除了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外，还为人类一些文化孕育了萌芽。据有关人类文化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在巫术产生以前，人类有很多方面的文化，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文化，都还没有产生。只有到巫术出现以后，这些方面的文化才陆陆续续地呈现出来。这些方面的文化之所以出现在巫术之后，主要是巫术为其孕育萌芽，使它们的产生有了一个起点。例如宗教的前身就是巫术，宗教中有很多重要的因素是巫术为其孕育的，它是巫术为其奠定了基础以后才得以出现的。除了宗教以外，其它还有像神话、艺术以及某些方面的科学，也都是以巫术为起点的，只不过在具体产生的过程中，各不相同罢了。神话主要是巫师用语言记述其活动过程而出现的，所以在它产生以后，里面仍有大量的巫术反映。艺术是巫术仪式为其奠定了形式基础以后产生的，它在产生以后，其形式与巫术仪式仍保持有密切的联系。科学是在人们将巫术运用于其它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巧合而使

们受到了科学的启发，从而使人们进入了科学的探索领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巫术又是人类文化的母胎，很多人类文化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当然，在巫术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消极作用主要是在它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给人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人们每到困难的时刻，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幻想中，而不是从实践中去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结果是：巫术在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时，又拖住了文化发展的后腿，造成巫术越发展，人类文化发展进程越缓慢。但是这些消极作用都是后来的人从反复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悟出来的，至于对以巫术为其精神法宝的古代人来说，他们对巫术的消极作用，从来是视而不见。在他们心目中，巫术永远是神圣至上的。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巫术已成为人类过去的文化，但是它在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上所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今天来研究它，一方面是要通过它来揭示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在研究中，对它作出客观的评价。让人们知道，古代人类祖先用心血创造出来的这块文化基石，曾经是一块闪闪放光的基石。现在这块基石的光芒已经暗淡了，但是它放光时的壮丽情景却应该永远留在人们的传说中。

第一章 巫 术

第一节 巫、巫术、巫文化

在我们对巫文化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巫，什么是巫术，什么是巫文化，它们是三个互有联系而又各有不同含义的概念。

巫，按照目前普遍的解释，一般是指以幻想行为方式去与神灵沟通为职业的人。《说文》中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袞，舞形，也工同意。”《辞海》解：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国语·楚下》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周礼》男亦曰巫，故一般通称“巫覡”。在国外，一般对巫没有作专门的解释，但一提到巫，亦皆指巫师。由此可见，巫在人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为了将那些以幻想行为方式去与神灵沟通为职业的人同其他的人区别开来，而给其取的一个职业名称。就这个职业名称来说，其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它主要是指社会出现分工以后，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专门以幻想行为方式去与神灵沟通为职业的人。至于在此之前，那些运用幻想行为方式去控制或使唤自然的人并没有包括在内。这说明，巫作为人们运用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观事物这种现象的概念，其含义是有局限的。为了让人们通过巫这个词，去全面了解人们

运用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观事物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扩大去理解。在我们看来，巫作为人们运用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观事物这种现象的概念，它不仅指以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事物为职业的人，而且还应包含有这种现象的本质特征在内；它不仅指以幻想行为方式去与神灵沟通的人，而且还应指以幻想行为方式去控制或使唤自然的人。根据这些要求，我们觉得巫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在人类还无力战胜和支配自然的情况下，为了从精神上满足人们战胜和支配自然的欲望，而由人们基于对周围客观事物的错误认识，并由此而产生的错误信念，通过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其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事实上，我们这种解释也比较符合当前人们对巫的理解。因为现在人们对以幻想行为方式去与神灵沟通为职业的人，不再单称为巫，而称作巫师。也就是说，在人们这种称呼中，已经把用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观事物这种活动与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巫专门指用幻想行为方式去对付周围客观事物这种活动，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才叫巫师。

我们明确了巫的含义以后，对巫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谓巫术，就是指人们进行巫活动时，所运用的各种幻想行为方式，它包括有关巫的仪式和虚幻的操作技能。一般来说，人们在巫活动中，举行什么样的仪式和运用什么样的操作技能，都是由人们在巫活动里所含的信念，巫活动所针对的对象以及人们在巫活动里所抱的愿望来决定的。如果人们在巫活动里所含的信念、巫活动所针对的对象以及人们在巫活动里所抱的愿望不同，那么人们在巫活动中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也就不一样。例如有的民族认为人的性行为

可以影响庄稼的生长，为了使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这个民族的人们在开展巫活动时，便到田间地里去进行实际的性行为或模仿那种虚拟的交媾行为。而有的民族则认为人的跳高有助于庄稼的生长，所以这个民族的人们每到庄稼生长季节，便到田间地里去开展向上纵跳的巫活动。像这种怀着同样的目的而在巫活动中举行不同的仪式和采用不同的操作技能，就是人们在巫活动里所含信念不同造成的。其次，巫活动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而造成人们在巫活动中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也不同，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不同的人或物开展巫活动时，其所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是互有差别的。例如人们对仇人与对所爱的人开展巫活动时，其所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就不一样。人们在仇人开展巫活动时，往往是采取攻击的方式；而人们在对所爱的人开展巫活动时，则是采取亲昵的方式。还有，人们在巫活动里所抱的愿望不同，其所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也是不同的。在对仇人和对所爱的人开展巫活动时，其所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不同，其中就包含有人们在该巫活动中所抱的愿望不同的因素在内。在对仇人开展的巫活动中，人们所抱的愿望是希望仇人死于非命，这就注定了人们举行的仪式和运用的操作技能都是攻击式的；而在对所爱的人开展巫活动时，所抱的愿望是希望得到所爱的人的感情。这就注定了他们所举行的仪式和所运用的操作技能都是亲昵的方式。另外，即使就是针对同一对象，如母体中的胎儿，有的人是希望其胎儿将来顺产，于是他们在对母体中的胎儿开展巫活动时，采用的是有助于顺产的模仿方式。如侗族人在女子怀孕时，将木柴由根到尾地顺着烧即是。而有的人则是希

望其胎儿将来长得聪明，于是他们在对母体中的胎儿开展巫活动时，采取的是有助于婴儿将来长得聪明的模仿方式，如我国古代人在母体旁边诵读诗书即是。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因素以外，造成人们在巫活动中举行不同的仪式和运用不同的操作技能的，还有开展巫活动的主体不同，开展巫活动的地理不同，开展巫活动的民族不同，开展巫活动的条件不同等诸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对于上述三种因素来说，都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在开展巫活动时，不管他们的民族、地理、条件如何不同，他们都要根据上述三种因素来举行其仪式和运用其操作技能。所以上述三种因素是决定人们举行什么仪式和运用什么操作技能的最基本因素。巫术就是根据这三种因素来举行其仪式和运用其操作技能的总和。在人们的巫活动中，巫术是其活动的中心内容，它是巫活动特征的最突出表现。任何巫活动离开了巫术，就不再成其为巫活动。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巫术成了巫活动的代称。一提到巫术，它便包括了巫活动的全部内容。我们为了尊重人们的习惯，下面也将继续沿用这种代称。

在人类历史上，巫术是人们运用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它有自己的观念，即文化核心；还有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即文化外形。这种文化核心与文化外形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人们把这个自成体系的巫术文化简称为巫文化。巫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当属精神文化的范畴。它主要是通过一种虚幻的行为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欲望，以使人们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巫文化与别的精神文化又不同，它是一种与物质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巫活动中，人

们始终把精神满足付诸于有模仿行为的仪式之中，而这种模仿行为又多半以物质生产手段为原型。这说明在巫活动中，人们是用物质生产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精神愿望。另一个是人们在进进行巫活动时，是直接以追求物质需要为目的。也就是说，人们在其它方面的精神文化里也有追求物质需要的，但是人们在这些方面的精神文化里追求物质需要都是间接的。例如人们在文学艺术里追求物质需要时，主要是通过文学艺术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以此来促进人们的物质生产。而巫活动就不同，人们在进进行巫活动时，是直接希望该巫活动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例如上述人们对其种植的庄稼行使巫术时，就是希望该巫术能促使其庄稼的生长。由于人们进行的巫活动是直接以追求物质需要为目的，所以在古代，巫活动常常被人们当成物质生产的辅助手段，即在物质生产之前先进行巫活动，然后再开展其物质生产。由此可见，巫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它还没有从物质文化中分离出来，是一株附在物质文化上的精神文化之花。

第二节 巫术的发生

巫术的发生，是我们在巫文化研究中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过去有人曾经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巫术发生于人们感情宣泄的体验。如“因无力可施而愤怒或因怀恨而无处发泄的人，自然而然地紧握了拳头，意想中向敌人打下去，同时发出诅咒怒骂的声音……”①“一度的紧张借着语言与姿

①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第67页。